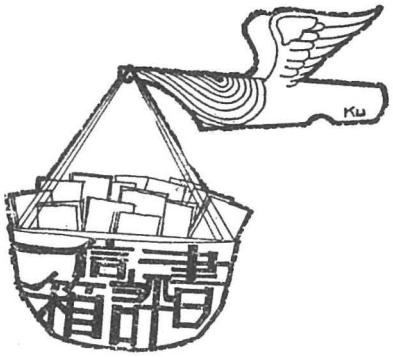

編輯先生：

「書評書目」十四期琦君女士的「三更有夢書當枕」，是一篇情文並茂，不可多得的佳作，從作者的讀書回憶中，我們能够發現，有許多的際遇都是頗令人玩味的。同時；也讓筆者深深的瞭解到，啓蒙時期的教育，實在關乎一個人的未來，甚至於一生。希望貴刊往後能多刊載此類文章，俾使一般年輕讀者能藉着前輩的提示，而體會出「成功不是偶然」的道理。

讀者　黃　葉　六月十日

編輯先生：

拜讀貴刊七月號「取法乎上」大文，深深佩服易意先生的高見。對翻譯的看法，因各人對「信達雅」給予的比重而有所不同，我只不過是較看重「信」罷了。易意先生宏文中的意見我大致同意，不過有兩點我認爲有澄清的必要：

一、事實上我對「不像翻譯」的譯文並無微詞，不然我爲何提出：「讀起來不像翻譯又信」是最理想的境界？我在「淺談翻譯」那篇短文裏强調的是：「就讀起來不像翻譯這個意義而言，也有信與不信的差別」以及「讀起來不像翻譯並不是信的保證」，因此我也沒有聲明譯文讀來『像不像翻譯』和『信』有直接的因果關係。

二、我在「淺」文裏所說的「如果譯了百分之一百而沒讓讀者看懂」是根據胡適的「寧願譯百分之七十五讓讀者能看懂，而不譯百分之一百讓讀者看不懂」而來的。胡適的意思是「把讓人看不懂的百分之二十五不譯」，而我所說的「沒讓讀者看懂」是指因爲忠實地譯了「讓人看不懂的百分之二十五」的原文而說的，並非原文全篇（全書）都莫知所云（這樣的文章或書讀者當然有權要譯者不要譯）。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如果大醇小疵，還是有翻譯的價值，譯者不論其牽强，照實譯出來，當然譯文中就有莫知所云的部份

（並非整個譯文莫知所云），當然可以把那些部份推在原文身上，而不一定像易意先生所言「譯者就『必須』反省檢討一下自己的翻譯能力了」那樣沒有轉彎的餘地。區區淺見，還請易意先生及編輯先生有以教我。

順祝

編安

陳蒼多　六月三十日

編輯先生：

讀貴刊十五期隱地先生「讀『愛書的人』想起」，其中第七項建議：「暢銷書研究」，我認爲可由貴刊主持，請彭歌、何欣、趙滋蕃、楊國樞以及文學院研究生共同參與做綜合研究。

（約六年前有位政大韓國留學生，曾有意做這類研究，但不知結果如何？）

二、我認爲下列各書，可列爲近二十年來的「暢銷書」：

文學理論：文藝心理學（朱光潛）藝術的奧秘（姚一葦）

小說：窗外（瓊瑤）

散文：雅舍小品（梁實秋）北窗下（張秀亞）

新詩：蓮的聯想（余光中）楊喚詩集

三十年代小說：塔裏的女人（無名氏）

三十年代散文：朱自清文集

三十年代新詩：胡適詩選

勵志書籍：新人生觀（羅家倫）、羅蘭小語

遊記：海天遊踪（鍾梅音）

武俠小說：玉釵盟（臥龍生）

武俠漫畫：四郎眞平（葉宏甲）

反共漫畫：牛伯伯打游擊

回憶錄：西潮（蔣夢麟）

歷史：細說清朝（黎東方）

翻譯：

文學理論：苦悶的象徵（廚川白村）

教育：教育的藝術（紀伯特海德）愛彌兒（盧騷）

兒童文學：李潤福的天空

散文　美：湖濱散記（梭羅）

德　流浪者之歌（赫曼赫塞）

英　四季隨筆（吉辛）培根論文集

小說　日：雪鄉（川端康成）

冰點（三浦綾子）
奧　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（茲威格）
美　天地一沙鷗（李查、巴哈）
　　老人與海（海明威）
法　異鄉人（卡繆）
德　少年維特的煩惱（哥德）
　　茵夢湖（史托姆）
俄　初戀（屠格涅夫）
詩美：美國詩選（林以亮等譯）
德　里爾克詩及書簡集
印度　漂鳥集（泰戈爾）

以上都有待行家舉出數目來作印證，我只是以鄉間讀者的身份提出「我認爲……。」給貴社和讀者作爲參考。

讀者　許士能　七月十八日

編輯先生：

市上有一種署名劉萍著的「文學概論」，出版社並且不止一家，但它與涂公遂著的「文學概論」完全相同，只不過未曾影印書後那份勘誤表以及將版本縮小了一些而已。在改頭換面影印書籍蔚爲風氣的今天，此事本不值得一談，然名爲劉著之燙金封面遠較原本豪華，久而久之或許使人誤認這位陷身大陸、出國或已不食人間煙火的涂公遂是牛浦郎一流人物。

該書的內容，民國四十八年七月，筆滙月刊革新號第一卷第三期曾刊載梁宗之（王夢鷗）先生一篇評文。……

駱　梵　七月十四日

編輯先生：

十五期書評書目以可觀的篇幅刊出了「談黃春明的小說」，使我對黃春明的爲人，胸襟與抱負——也是鑄成其小說風貌的主要因素，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；在此我企盼貴社能够：再接再厲的徵求「談某某作家的小說」文稿，其他像新詩、散文亦可討論；並且要不僅限於「成了大名」的名作家，祇要他的書具有藝術價值、學術價值，都可以作爲評的對象，這也是書評書目的一大任務吧！

黃　徙　七月二十二日海鄉之晨

××：

看了蕭毅虹的「瓊瑤作品的今昔」，何復言的「海鷗季節」覺得我們對於瓊瑤未免責備太甚（「不亦有博奕者乎？爲之猶賢乎已」？——對於瓊瑤型的小說，宜作如是觀。）

衞書書簡提及的「皇冠從來不在他們叢書的版權頁上註明出版年月與版次」，不確。皇冠爲我出的「吊在天花板上的壁虎」即註明「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初版」。又、是書與李冰著「梨花開的時候」，並錄入書評第五期黃士旂的兩月新書，因而「這麼多期的每月新書欄，沒有一本皇冠出版社的書」這句話沒有說對。

「書評」前些期的「兩月新書」除註明出版物類別之外，對內容並有簡單介紹或提示，讀者據之選購圖書似較方便，這些優點後來消失了，想係工作者受了出版社的窩囊氣所致，如由書評「行文」各出版社要求協助，不知是否可以使情況變好？

茂　盛　七月二十九日

××凡：

……瓊瑤作品的論調太淺、太俗，一些女孩子（尤其是初中生）又迷她，造成了今天的女孩子全是那種調調兒，戀愛觀、人生觀，全逃不出一個窄窄小小的圈子，看聯副那些無病呻吟的文章，也叫我難受，說眞的，中國的女孩子的資質不錯，但全用在那去了？在美國看到、聽到不幸的消息，主要的，女孩們出國後，都關在象牙塔裏，如何能適應如此激進，複雜的環境？但是，我倒不全怪瓊瑤，主要的是，我們除了瓊瑤的書，能提供給青少年看的讀物又有多少？

初　惠　七月三十一日

××吾兄：

……

細讀書評書目十六期鼎鈞兄大文甚見工夫，誠爲佳作。又蕭毅虹對瓊瑤作品之評析，也甚深刻。惟渠對瓊瑤所寫的「愛情」之批評，仍未抓住要害。蓋問題的關鍵不在「畸戀」「不正常」本身；而在於瓊瑤乏藝術造詣，及表現技巧，根本上的浮淺和幼稚。

歸　人　八月四日